

## 新加坡上訴法院確立可仲裁性問題—*Anupam Mittal v Westbridge Ventures II Investment Holdings* 案之簡析

蔡佩璇 編譯

### 摘要

傳統上，用於確定爭端是否可仲裁之準據法，各國規定欠缺一致性。新加坡上訴法院於今（2023）年 1 月 6 日做出 *Anupam Mittal v Westbridge Ventures II Investment Holdings* 案之判決，法院認定在作出判斷前之階段，爭議需透過一套複合式方法以確定爭端是否具可仲裁性，該方法同時將仲裁協議的準據法與仲裁地法對可仲裁性之判斷納入考量。複合式方法有其優點，亦有其劣勢，新加坡為亞洲國際商務仲裁重鎮，此裁決對於國際商務的影響，值得持續關注。

（取材資料：Ansh Desai et al., *A New Composite Approach: Singapore Court of Appeal Settles Law for Determining Arbitrability of Disputes*, NISHITH DESAI ASSOC. LEGAL AND TAX COUNS. WORLDWIDE (Jan. 19, 2023), <https://www.nishithdesai.com/NewsDetails/8485>; Matthew Secomb et al., *Determining Arbitrability of Disputes in Singapore: the “Composite” Approach*, WHITE & CASE (Feb. 22, 2023), <https://www.whitecase.com/insight-alert/determining-arbitrability-disputes-singapore-composite-approach>.)

傳統上用於確定爭端是否可仲裁之法律，往往缺乏跨國的一致性<sup>1</sup>。多數國家通常尊重當事方將爭端交付仲裁的自由，然某些爭端基於公共政策的考量而不可交付仲裁<sup>2</sup>，包含刑事案件、家庭關係與繼承、破產、以及貿易制裁等<sup>3</sup>。因此，在處理可仲裁性問題時，可能會出現「以何地之法律決定爭議是否具可仲裁性」之問題<sup>4</sup>。

新加坡上訴法院於今（2023）年 1 月 6 日做出 *Anupam Mittal v Westbridge Ventures II Investment Holdings* 案之判決採用複合式方法（composite approach），

<sup>1</sup> *The Concept of Arbitrability in Arbitration*, ACERIS LAW LLC (Jan. 16, 2019), <https://www.acerislaw.com/the-concept-of-arbitrability-in-arbitration/>.

<sup>2</sup> *Id.*

<sup>3</sup> *Id.*

<sup>4</sup> *Id.*

處理此一問題<sup>5</sup>。此案係涉及印度 Westbridge 婚姻服務公司與其股東之股權糾紛。該公司試圖將其股份出售予第三方，並同時強迫包含 Anupam Mittal (以下簡稱 Mittal) 在內的少數股東一同出售彼等之股份，以致於雙方的關係交惡<sup>6</sup>。

Mittal 於 2021 年向印度國家公司法法庭 (National Company Law Tribunal) 提起訴訟，控訴 Westbridge 之行為涉及對少數股東的壓迫、管理不善，及違反忠實義務<sup>7</sup>。而此舉促使 Westbridge 在新加坡提出禁訴令 (anti-suit injunction)<sup>8</sup>。

本文首先簡介原告與被告之主張，並說明新加坡高等法院、上訴法院之裁決，最後作一評析與結語。

### 壹、原告與被告之主張

本案涉及 Westbridge 之股東協議 (shareholders' agreement, 以下簡稱 SHA)<sup>9</sup>。SHA 中包含仲裁條款，規定締約方可針對「與公司管理或與 SHA 中規定的任何事項有關」之爭端進行仲裁<sup>10</sup>。股東協議受印度法管轄<sup>11</sup>，而仲裁之進行會依據國際商會 (International Commerce Centre) 仲裁規則執行，並且協議中訂定新加坡為仲裁地<sup>12</sup>。

2021 年 3 月，Mittal 於印度法院提起訴訟，控訴 Westbridge 之行為涉及對少數股東的壓迫、管理不善及違反忠實義務<sup>13</sup>，而 Westbridge 則控訴 Mittal 違反保密協定，導致公司蒙受損失<sup>14</sup>。同年，Westbridge 在新加坡高等法院 (以下簡稱高等法院) 提出禁訴令，以限制 Mittal 在印度進行法院訴訟，因為該行為違反雙方仲裁協議之內容<sup>15</sup>，此禁訴令最終提交至新加坡上訴法院 (以下簡稱上訴法院)<sup>16</sup>。對此 Mittal 認為其並未違反仲裁協議，因為與壓迫及管理不善的爭端並不屬

<sup>5</sup> Anupam Mittal v Westbridge Ventures II Investment Holdings [2023] SGCA 1 [hereinafter Anupam Case SGCA].

<sup>6</sup> *Id.* paras. 11-14.

<sup>7</sup> *Id.* para. 2 (a).

<sup>8</sup> *See id.* para. 1; 禁訴令意指由法院或仲裁庭發布的一項法庭判令，其目的是阻止原告在另一個司法管轄區或法院開始或繼續進行訴訟。The Law of Anti-Suit Injunctions in India - Litigation Committee Newsletter Article, April 2020, INT'L BAR ASSOC., <https://www.ibanet.org/article/40B35B14-9403-412F-9A6C-6E03080BF696> (last visited May 11, 2023).

<sup>9</sup> Anupam Case SGCA, para. 5.

<sup>10</sup> *Id.* para. 76.

<sup>11</sup> Westbridge Ventures II Investment Holdings v Anupam Mittal [2021] SGHC 244 [hereinafter Anupam Case SGHC], para. 10.

<sup>12</sup> Anupam Case SGCA, para. 72.

<sup>13</sup> *Id.* para. 2 (a).

<sup>14</sup> *See id.* para. 11 (a).

<sup>15</sup> *Id.* para. 17.

<sup>16</sup> *Id.* para. 3.

於仲裁協議的範疇。其認為此股東協議中之仲裁協議準據法為印度法，而根據印度法，其在印度法院訴訟程序中提出之壓迫及管理不善的爭端不屬於可仲裁之爭端，仲裁協議將無法執行且可能被宣布無效，雙方不可能意圖將此類爭端納入仲裁協議，因此，提起訴訟並未違反仲裁協議<sup>17</sup>。

此案涉及之問題為：當仲裁庭在判斷爭端之可仲裁性時，應依據何國的法律？在判斷此問題時，可能引發複雜的選法問題，且各界對於此問題之解方幾乎沒有一致意見<sup>18</sup>。

造成選法困難的原因之一，在於根據爭議的程序及訴訟地的不同，可能存在不同的選法考量<sup>19</sup>。例如，在關於仲裁協議可否執行的訴訟中，國家法院可能依循自己國家的法律、仲裁地法、或仲裁協議的準據法，而不考慮仲裁判斷後續可能執行地的法律。相反的，國家法院亦可能僅參考執行地的法律，而不考慮仲裁協議的準據法來判斷該爭端是否具可仲裁性<sup>20</sup>。

## 貳、高等法院之裁決：以仲裁地法決定爭議之可仲裁性

高等法院認定，在作出判斷前之階段 (pre-award stage) 應適用仲裁地法，以確定爭議標的之可仲裁性<sup>21</sup>。法官認為採取仲裁地法更合理，且比仲裁協議的準據法更適當<sup>22</sup>。其主要理由如下<sup>23</sup>：

### (一) 爭端之可仲裁性應適用仲裁地法判斷

高等法院認為，爭端之可仲裁性會因不同地方適用不同法律而有不同的判斷<sup>24</sup>，從結果來看此應為仲裁庭是否有權限審理此案之問題，即管轄權問題，而非仲裁協議之效力問題<sup>25</sup>。而基於國際上已有共識之「程序從地」原則，爭端之可仲裁性應適用仲裁地法。

### (二) 作出判斷前、後階段應適用「同一法律」判定可仲裁性

當仲裁地法院在「作出判斷後階段」考慮因爭議不具可仲裁性，而撤銷仲裁

---

<sup>17</sup> *Id.* para. 18.

<sup>18</sup> GRAY B. BOR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476-477 (2nd ed. 2014).

<sup>19</sup> *Id.*

<sup>20</sup> *Id.*

<sup>21</sup> Anupam Case SGHC, para. 21.

<sup>22</sup> *Id.* para. 23.

<sup>23</sup> *Id.* para. 23.

<sup>24</sup> *Id.* para. 20.

<sup>25</sup> *Id.* paras. 24, 31.

時，依據過往之判例適用的是仲裁地法<sup>26</sup>。然而，被告卻主張仲裁地法院在「作出判斷前之階段」必須適用仲裁協議準據法來處理可仲裁性問題<sup>27</sup>，如此一來，可能導致法院於此二階段之判斷結果不一致<sup>28</sup>。為避免此情況，應適用仲裁地法。

(三) 作出判斷前之階段適用仲裁地法更能符合新加坡促進國際商事仲裁之政策

高等法院進一步指出，新加坡法院始終賦予國際仲裁協議廣泛的效力<sup>29</sup>，且上訴法院亦曾在判決中指出，新加坡具有促進國際仲裁之明確司法政策<sup>30</sup>，此種政策與新加坡國際仲裁法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ct, IAA) 中表達的意圖相符合。因此本案法官「促進國際商務仲裁」是新加坡公共政策的一部分<sup>31</sup>。綜合以上論述，法官認為本案適用仲裁地法更能符合促進國際商務仲裁之政策。

(四) 學術之權威觀點較傾向於適用仲裁地法

《國際商事仲裁》之作者提及關於判定爭端可仲裁性的選法選項繁多，但認為「仲裁判斷之司法執行機制不應採用外國所訂定的不可仲裁性，而是儘量承認仲裁協議之有效性」，且「只有在極少數特殊情況下，國內法院才採用外國的不可仲裁性之規定……通說也認為法院或仲裁庭應只有在爭端違反國際或當地公共政策，抑或是當地強制性法律之情況下，才去考慮國外的不可仲裁性之規範<sup>32</sup>。」

而在《比較國際商事仲裁》中作者亦指出，既然可仲裁性屬於管轄權之問題，則「在法院訴訟中認定可仲裁性的法律，應為審理該訴訟法院之國內法」<sup>33</sup>。由上述可知，學術權威傾向於適用仲裁地法。

### 參、上訴法院之裁決：應以複合式方法決定爭端之可仲裁性

上訴法院不同意高等法院的觀點，其基於以下兩個理由，認定可仲裁性之判定需考慮仲裁地法以及仲裁協議之準據法的規定<sup>34</sup>：

(一) 不可僅採用仲裁地法決定爭端之可仲裁性

首先，上訴法院認為不可仲裁性本質上係公共政策問題，因為國家訂定可

<sup>26</sup> BNA v BNB and another [2020] 1 SLR 456, paras. 49-54.

<sup>27</sup> *Id.*

<sup>28</sup> *Id.*

<sup>29</sup> Anupam Case SGHC, para. 54.

<sup>30</sup> *Id.*

<sup>31</sup> *Id.*

<sup>32</sup> *Id.* para. 56.

<sup>33</sup> *Id.* para. 59.

<sup>34</sup> *See id.* para. 3.

仲裁性相關規定之立意，係出於公共利益之考量，某些爭議對公眾有所影響而不宜由私人間自行處理<sup>35</sup>。因此，判斷不可仲裁性的基本標準是：該爭端之主題是否為「透過仲裁解決該爭端有悖於公共政策」之性質，若否，則該爭端當事人必須遵守仲裁協議。而上訴法院認為，所謂「公共政策」並非僅限於新加坡之公共政策，而是包括與該仲裁協議有關之本國及外國之公共政策<sup>36</sup>，因為仲裁判斷之執行地未必是新加坡，故若僅以仲裁地法（於此案中係新加坡法）判定可仲裁性，則對仲裁判斷後續之適用未必有益。

## （二）爭端之可仲裁性之決定亦需考量準據法之規範

上訴法院認為，當事方的仲裁協議係由雙方共識所達成，因此仲裁協議隨同其準據法必須明確規定雙方同意之仲裁事項。仲裁協議是仲裁庭的管轄權之來源，而仲裁協議之準據法則規定協議的有效性等事項，從這個意義上說，仲裁實際開始進行前，必須確定仲裁協議本身是有效的，應先符合仲裁協議準據法之規範<sup>37</sup>。舉例而言，若一仲裁協議中，當事方同意未成年人的監護問題係可進行仲裁之爭端，但協議中當事方選擇之準據法規定此爭端不可仲裁，則無論仲裁地法或其他法律如何規定，該爭端皆屬不可仲裁之標的<sup>38</sup>。這是因為賦予仲裁庭對爭端的管轄權之仲裁協議受制於仲裁協議準據法，亦即準據法可決定仲裁庭對爭端是否有管轄權<sup>39</sup>。

## （三）不可僅採用仲裁協議之準據法決定爭端之可仲裁性

一般來說，爭端之可仲裁性是依據仲裁協議之準據法來判斷<sup>40</sup>，但新加坡的 IAA 第 11 條之規定，若此爭端違反任一國之公共政策，則不可交付仲裁<sup>41</sup>。因此儘管爭端在仲裁協議的準據法下屬於可仲裁，但仲裁地法認為此爭端違反其公共

<sup>35</sup> *Id.* para. 45.

<sup>36</sup> 新加坡國際仲裁法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ct, IAA) 第 11 條規定，仲裁協議之當事方必須遵守其仲裁協議，除非此協議有違公共政策。上訴法院之所以認定「公共政策」一詞並非僅指新加坡的公共政策，而是包括外國之公共政策，係基於兩個原因：一、在 IAA 第 11 條中，「公共政策」一詞沒有受到任何限制（受到限制的範例為 IAA 第 34 條內容使用「新加坡之公共政策」一詞），而根據「公共政策」一詞本身之含義，可以解釋為指涉任何國家的公共政策，而不僅僅是新加坡的公共政策；二、IAA 旨在促進國際商事仲裁，而此法之起草者於制定此法時已考慮到，其後在新加坡進行的仲裁，僅僅是選擇新加坡作為仲裁地，除此之外與新加坡別無關係。在這種情況下，外國之公共政策可能影響仲裁或當事方，故之起草者並未將外國之公共政策排除於本法之「公共政策」一詞之範圍外，故「公共政策」一詞應包含新加坡與外國之公共政策。*Id.* paras. 48-49;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ct 1994, art. 11 (SGP) [hereinafter IAA].

<sup>37</sup> *Id.* para. 53.

<sup>38</sup> *Id.*

<sup>39</sup> *Id.*

<sup>40</sup> *Id.* para. 55

<sup>41</sup> IAA, art. 11.

政策而屬於不可仲裁時，那麼仲裁將無法進行<sup>42</sup>。綜合以上所述，不可僅依據仲裁協議之準據法決定爭端之可仲裁性。

鑑此，上訴法院於認定標的是否具可仲裁性時使用「複合式方法」。此方法包含根據仲裁協議之準據法進行調查，若該法律為外國法律（即新加坡以外之法律），則亦須考慮外國法是否判定此標的具可仲裁性。若仲裁協議之準據法確認此爭端具可仲裁性，則必須根據再次仲裁地法進行調查，唯有仲裁協議之準據法及仲裁地法皆認定該標的具可仲裁性，新加坡法院方認定其係可仲裁之爭端。

而仲裁協議的準據法該如何認定？法院使用 BCY 訴 BCZ 案<sup>43</sup>中裁定的「三階段測試」<sup>44</sup>。此三階段為：

1. 第一階段：當事方是否明示仲裁協議之準據法的選擇；
2. 第二階段：如果當事方沒有明示仲裁協議之準據法的選擇，則考慮當事方是否就其準據法做出默示的選擇；
3. 第三階段：若無明示，亦不具默示的選擇，即判斷何地之法律體系與仲裁協議有最緊密、最真實的聯繫。

上訴法院認為，本案由於原被告雙方有一份涵蓋仲裁條款的 SHA，並選擇新加坡作為仲裁地，這表明雙方有意通過仲裁解決爭議<sup>45</sup>。此行為顯示雙方並未默示選擇印度法律作為仲裁協議之準據法<sup>46</sup>。因而，法官認定新加坡法律係與 SHA 具有最真實、實質聯繫的法律，因此本案中仲裁協議之準據法應為新加坡法<sup>47</sup>。綜上所述，法官認定本案之仲裁地法與準據法皆為新加坡法，故本案之爭端具可仲裁性。

<sup>42</sup> BNA v BNB and another [2020] 1 SLR 456, para. 55.

<sup>43</sup> 新加坡高等法院於 BCY v BCZ 案之仲裁中，各方對仲裁協議的準據法問題產生很大的爭執。買方認為仲裁協議之準據法應為主合約的法律，賣方則認為應為仲裁地新加坡的法律。賣方就仲裁人管轄權裁定上訴到新加坡高等法院，而 Steven Chong 法官推翻仲裁人的認定，認為仲裁人不具管轄權，理由係仲裁協議是否成立，取決於仲裁協議之準據法。BCY v BCZ [2017] 3 SLR 357, para. 40.

<sup>44</sup> 在 Sulamérica 案中，英國法院認為，仲裁協議的準據法區分，應分為三階段：其一，當事方明示的選擇；其二，當事方締約時體現出來的默認的選擇；第三，與仲裁協議最密切聯繫的法律。除非當事方另有約定，當事方應預期其合約所有法律關係由一個準據法來管轄。因此，除非當事方另有約定，否則主合約約定的適用法律，也是仲裁條款的適用法律。Sulamérica Cia Nacional de Seguros SA and others v. Enesa Engenharia SA and others [2013] 1 WLR 102.

<sup>45</sup> Anupam Case SGHC, para. 72.

<sup>46</sup> *Id.*

<sup>47</sup> *Id.* para. 75.

#### 肆、評析與結語

為最小化仲裁判斷於作出後被撤銷之可能性，上訴法院採用複合式方法，強化象徵國際仲裁精神的禮讓原則。雖然上訴法院在 *Mittal 訴 Westbridge* 案中認定複合式方法應可以降低仲裁判斷被撤銷之可能性，但可能會使可交付仲裁之爭端變得更少<sup>48</sup>。對於有意透過仲裁解決爭端之當事方，透過複合式方法以確定爭端之可仲裁性是有存有風險的，因其有較高機率被判定為不可仲裁之爭端。



---

<sup>48</sup> Khushboo Shahdadpuri et al., *Dispute over Matrimonial Service Website: Singapore Adopts Composite Approach in Declaring Dispute to be Arbitrable*, KLUWER ARB. BLOG (Feb. 25, 2023), <https://arbitrationblog.kluwerarbitration.com/2023/02/25/dispute-over-matrimonial-service-website-singapore-adopts-composite-approach-in-declaring-dispute-to-be-arbitrable/>.